

沙海来信

周华诚

亲爱的朋友：

“我在世界的尽头。”
我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心里是这么想的。
此时此刻，风在我身边呼呼地吹着，
风里都是沙子。天已经暗下来了。风裹挟着沙子，从茫茫沙海里吹过来。我是何人？我在何处？
是啊，这个地方太遥远了，这个地方太荒凉了。这里简直是世界的尽头。一种无边的孤独涌上心头。在这样的空旷与孤独里，很想跟谁打电话，说说话，确认自己在世间存在的真实性。而我此刻，想告诉你的，我的孤独，我的思念。
我来到沙海深处，在这个叫和田河的地方，听到一些故事，我愿意把它说给你听——你愿意听吗？

时间过去很久，苏路路对自己初到和田河的情景仍记忆犹新。
越野车在沙漠公路上颠簸，前行，公路两旁是无边无际的沙海，而穿越沙海的道路漫长，似乎永远没有尽头。车子一早就出发了，一直开，一直开，后来天都黑了，越来越黑，直到车灯照出去，光线立刻被旷野所吸收。
苏路路的心一直往下坠。
什么时候才能到啊？
苏路路开始有点绝望。

对于这一行工作的艰苦，1997年生的苏路路其实是有思想准备的。当初选择这家公司，是看中它开出的薪资比别家高出不少。他是河南焦作沁阳市人。本科在长安大学读资源勘查工程，硕士研究生则是在中国地质大学，学的地质学——理科，研究火成岩的形成——学地质、矿产，这一行哪有不艰苦的？
但他没想到，毕业后会和和田河这种“鬼地方”来工作。

怎么说呢，从招聘、入职，到分配工作岗位，一次又一次超出了他的预料。在库尔勒的塔指基地，半个月的培训结束，按照程序抽签，决定新人去向。这一批入职塔里木油田的新人有三百多号，分到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的六十多人。苏路路来到了塔西南公司的泽普采油气管理区；然后，他又从二十多人里脱颖而出，再一次被命运之手垂青，成为最终来到和田河采气作业区的三个人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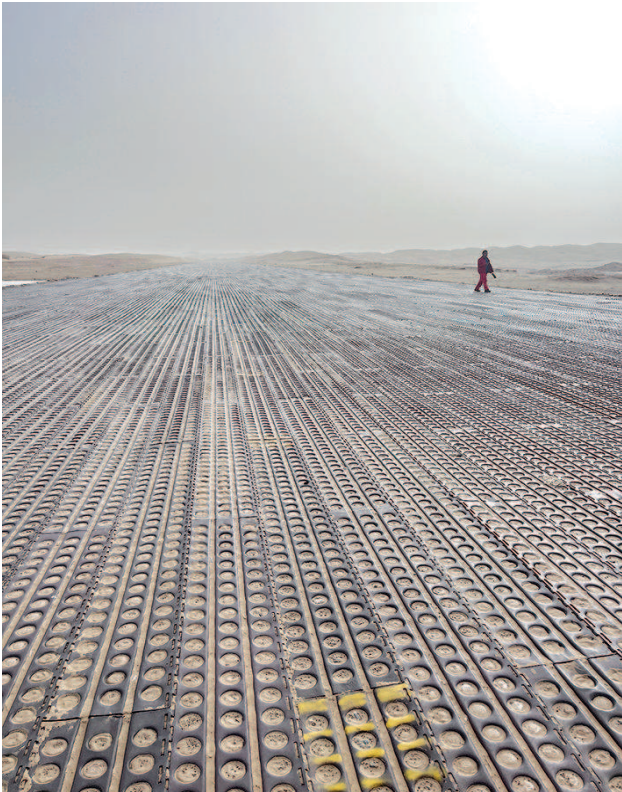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个漫长又煎熬的过程，又仿佛是命运的一个玩笑。
就好像是一部电影里的情节——主人公睡着了，醒来，又睡去，又醒来，当他终于完全清醒的时候，身边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。最后，车门打开，他下了车。他手上拎着简单的行李。四顾之时，他才发现自己被丢到了荒郊野外——在很多电影里都有类似的情节，接下来，就是对人生的重大考验，要学会野外生存，学会与孤独共处，等等。

苏路路最后到达了这个地方——和田河采气作业区。这里，是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最偏远的气田。站在这里，满目都是沙海。塔克拉玛干沙漠被人称作“死亡之海”，而和田河采气作业区就处在“死亡之海”的腹地。

一个场景一再地出现在他的梦里：他坐在一艘小船上，四面是黑洞洞的海，无边无际的海。小船在大海的风浪中起伏摇晃，他紧紧地抓住船舷，才不致被抛到浪头中去。但是风浪又太大了，劈头盖脸。突然，一个浪头打过来，完全把小船抛起来，像一片树叶落到了水里——他惊醒过来。

无边的夜，黑黝黝的。无边的沙漠，也是黑黝黝的。哪里有什么大海？分明只有沙海啊。沙漠上在刮风，风沙打得宿舍外面的墙上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风也扯动着什么东西拍打着不远处的大棚，哗哗，哗哗，就好像是风浪的声音。

不知不觉，苏路路又在这风声里睡着了。



左图：沙漠机场的钢板跑道。为给沙漠勘探提供便捷的运输服务，1986年，新疆石油勘探公司租用“双水獭”飞机进行空中运输。1987年建成第一个沙漠临时机场，有力地支持了早期沙漠勘探。随着沙漠公路的通车和各方面条件的改善，1999年飞机租用合同终止，沙漠机场钢板跑道停止使用。
右图：如果不刮风，苏路路晚饭后会到屋后沙丘上散步。



亲爱的朋友：

大地是什么形状？大地有崇山峻岭，山川河流，有漫漫平原，有风吹草低见牛羊。但是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，在和田河采气作业区，我看到的大地却只有黄沙，流动的黄沙。风是造物之手，风所及之处，沙漠被塑造出胴体般的优美曲线；光线也是流动的，阳光的照耀又为大地塑造出瑰丽的光影。大自然如此变幻莫测。千万年来，有人真正征服过大自然本身吗？答案恐怕是否定的。

是的，让我想一想，亲爱的朋友，沧海桑田之间，人类太渺小了。站在这沙漠里，不仅一个人太小了，连整个和田河气田都只是沧海中的一片树叶。如果放眼地球，这片沙漠可能也微不足道了。
朋友，如果我们再放大格局，就会发现，在太阳系里，我们的地球也俨然只是一粒尘埃。要知道，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更加浩瀚。银河系的直径至少跨越了十万光年的距离。银河系中的恒星更是数以千亿计。请想象一下，地球上的人类，在整个银河系里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我们在路上，司机师傅卡哈尔打了一个比喻。他说，在沙漠里，我们知道人有多渺小，人比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一粒沙子还要小——撒开一粒沙子，你会发现一粒沙子下面站着一万个人。

这很有意思。朋友，我说这些并不是指我们的生活没有意义。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，见到了一位位石油工人。我感受到了他们火热的生活。这让我知道，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就是在哪怕最遥远和艰辛的地方，即便知道了人类自身的渺小，也努力让生活开出灿烂的花朵。

又起风了。风里全是沙，灰蒙蒙的。苏路路来的时候是冬天。沙漠的夜晚极度寒冷，经常零下二二十度。可师傅们说，这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。现在苏路路相信了。在沙漠里，一年刮一场风，从三月一直刮到十月。刮风的时候，人也出不去。可是刮风的季节，大家都在屋子里待着。在一个寸草不生的荒漠，看不见一点绿色，人是很压抑的。
和田河气田不仅有风，连一滴水都没有，连绵不绝的沙海里连胡杨和梭梭草都长不起来。可是，就是在这样的地方，和田河采气作业区的几十个干部员工，居然在寸草不生的沙漠中开辟出了一片绿色。

苏路路是听说的一——那时候，大家为了种树，巡线工人们想出办法，把农田的土拉回来。每次巡线之前，大家特意带一个空面粉袋，工作之余，装满一袋子泥土，带回作业区。许多人每每在巡检时，看到老乡种树，就会习惯性地想，这些树种，能在气田种活吗？

有了土，种树还是不容易，因为大漠的风实在猖狂，白天刚栽下的树苗，一个晚上就被风连根拔起，或是被流沙掩埋。而且那时候，水也来之不易，一瓢水渗入树苗的脚下，连个影子都找不见。要知道，和田河刚建立那会儿，水还是从二百公里外的墨玉县运来的。

大家继续跟风沙较劲，硬是让几百棵树苗在沙漠里扎下了根。后来又从废料库中找来旧管线修复焊接，又维修了一台排污泵，引来生活污水，用于浇灌树苗。

一年一年过去，如今，和田河作业区的周围形成了一排排的绿色屏障。苏路路听说了，作业区的绿化面积超过了三万多平方米，种植各类树木一万九千棵。

不刮风的时候，同事们会在晚饭后出来活动活动，大家围着公寓楼在院子里转圈和散步。出了大门左拐，有一个体育馆，晚上体育馆挺热闹的。篮球，羽毛球，台球，乒乓球，啥都有。这个体育馆，在几百公里见不到人烟的沙漠里有多么重要。总是要运动吧，运动一下，出一身汗，精神才能畅快。

体育馆旁边还有一个菜园。员工们

会在大棚里种菜，因为里面恒温，四季温暖，是大家最喜爱的地方。冬天，外面雪花飞舞，大家躲在菜园大棚里搞活动。一年四季，菜园里都能见到绿色；见到一点绿色，大家就会觉得生活充满希望。

菜园的旁边还有一口小小的池塘，大家给起了个名字，“同心湖”。在这样荒凉的沙漠里有个水池子不容易。这个池子怎么建出来的呢？——这里原本有一个天然的沙坑，2016年，作业区的党支部书记袁征想利用这个沙坑建一个绿化水池，就把原来从山南接过来的原水管线，替接了一根水管线到坑里，又从大北找来了防渗膜，在沙坑底部铺上，建好了这个水池子。

有了一个水池，整个作业区的人都很兴奋，大家吃完饭，没事就多走几步过来看一眼。就好像，这是多大一面湖似的！其实，这个湖，面积不大，直径也就是二三十米的样子吧。但是，别看它袖珍，它的美丽丝毫不亚于杭州的西湖——员工们太热爱这个湖了，有人从遥远的沙漠里找回了枯死的胡杨树，又把一个个胡杨树枝立在池子的四面，这么一个袖珍的湖，就好像有了个江南小园林的意境！

苏路路在和田河的一天又一天，变得更加丰富。这个作业区并不大，但是似乎到处都是故事。还有一次，他在食堂里和同事们一起吃饭，同事忽然问，你们知道我们这儿的豆腐是怎么来的吗？

豆腐怎么来的？苏路路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

原来，和田河采气作业区远离城市，新鲜食材要每隔一段时间才能从两百多公里外的和田县城运来一次。豆制品的保鲜时限短，怎么能满足干部员工们吃上新鲜又营养的豆制品呢？袁征带队，从塔克拉玛干腹地出发，辗转昆仑山、天山，到最早自建“豆腐坊”的阿克苏采气作业区、生活服务质量受到塔西南干部员工公认的博大油气开发部等地实地“取经”。返回后，党支部立即着手采购制作豆制品的机器。大伙挑了又挑，最终决定把和田河公寓周边的列车房腾出来，建了一间“沙漠豆腐坊”。

接下来，每天下班一得空，和田河采气作业区党支部和生活服务部相关人员，就一起钻进“豆腐坊”，研究起豆腐的制作工艺来。

起先，豆子和水的配比难掌握，自磨的豆浆口感不是过稀，就是过稠。大伙耐住性子，摸索，调整，试验……最后，“豆腐坊”不但磨制出了浓淡适中、香醇可口的豆浆，还逐一探索出豆腐脑、豆花、豆腐的配比“秘籍”！大伙儿吃上了新鲜的豆制品，一个个兴奋得合不拢嘴。

苏路路记忆最深刻的，还有作业区的春节晚会。他是新人，今年春节大家就推举他来当主持，还出了个节目。除夕的晚上，晚会热热闹闹地在公寓三楼多功能厅举行，作业区的几十号人，包括乙方的同志一起，大家欢聚一堂，共庆新春佳节。苏路路和另两名新人一起，演了一个小品，《有话直说》。模仿的是赵本山的小品，讲了一对油田夫妻的生活故事。尽管演出很成功，同事们也相当配合地爆发出阵阵掌声和笑声，但是苏路路自己认为，表演的时候还有些紧张，还有很大的潜力。

有时候，苏路路会去沙漠里捡石头。很多同事都有捡石头的爱好。不过，如果说“爱好”倒还不一定，反正，“闲着也是闲着”。那些石头捡来有什么用呢？说实在的，也并没有用处。有时候跟着巡线工去井上，或是去拍什么视频资料，顺路就捡上几块石头。

苏路路想，自己家在农村，从小读书到研究生毕业，都没有培养出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来。这是一件美中不足的事。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，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爱好，那是多么枯燥乏味啊。他又没有女朋友——如果有女朋友的话，他很大的可能，就不会来到和田河了。现在，家里人都催他早点考虑终身大事。苏路路想过了，在和田河，要解决终身大事是不可能的，他寄希望于外部。

在前线工作，假期相对长一点。有的老师傅是上一月休一月。有时候缺人手，上一月休半月。半月的休假，其实也挺奢侈的，有人回去陪家人，有人出去旅行。苏路路考虑的是，多出去转转。最



和田河采气作业区距离城市数百公里，整个作业区完全被大漠所包围。图中远处为红白山。

想去的地方，他也排过了，第一是海边，第二是草原，第三是青藏高原。很多地方还没有去过，他都想去见识一下。广告里不是说吗，人生就是要去见识风景。他上次回老家，父母就催他早点找对象。所以，如果还有空的时间，他也想去交交朋友，相相亲。

说到爱好，对了，苏路路最近正在学弹吉他。也是上次的春节晚会上，他发现很多老师傅，平时沉闷得话，话也不多，没想到一个个身怀绝技。比如，有人会吹口琴，有人会吹萨克斯。你想象不到，有的人五大三粗的样子，弄起乐器来，还那么细腻。

这可比苏路路给羡慕的。他想：我也得培养一点爱好。于是，他就上网买了一把吉他。那把吉他寄到和田，市里有专人取快递。地址写别人的，手机号也是别人的，他收到东西后，有车进沙漠里来，就顺路带进来了。苏路路很少在网上买东西——毕竟还是不那么方便：凑得好，三天就送来了，凑得不巧，得十天半个月，这太麻烦了。

苏路路没有什么音乐基础。但这不要紧。作业区有一位老师傅，就是吹萨克斯的那一位，他在作业区里多少年了？他吹得多棒。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他天天练，月月练，年年练。以前，他怕声音太大，干扰到同事们休息，就经常一个人走到遥远的沙丘上去，对着无边的黄沙，吹他的萨克斯。

沙漠里的萨克斯，太孤独了！
好在现在上网方便，苏路路学吉他也方便。在沙漠腹地，他上网对着视频学，按弦，拨弦，扫弦。他一步一步来，慢慢学——但是不要紧，苏路路想，日子还长着呢。

等学会了弹吉他，他还想在作业区组一支乐队呢。
萨克斯，口琴，吉他，最好，还要有一个架子鼓。
名字都想好了，就叫“沙海乐队”。

亲爱的朋友：

“锦绣河山美如画，祖国建设跨骏马。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，头戴铝盔走天涯。头顶天山鹅毛雪，面对戈壁大风沙。嘉陵江边迎朝阳，昆仑山下送晚霞。天不怕，地不怕，风雪雷电任随它。我为祖国献石油，哪里有石油，哪里就是我的家……”

朋友，以前我听到这首歌，内心不会有太大的波澜；今天当我再听到这首歌，不由心潮澎湃。这些天里，我走过塔里木油田的许多油井、管线、站点，采访过许多石油工人，了解许多他们的故事。

是的，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和田河采气作业区，是塔里木油田，也是整个中国石油工业的一个小小缩影。和田河采气作业区里一名石油工人的故事，就是当下中国工人的故事。

黑夜过去，呼啸的风声停了。在这个早晨，我看到了美丽的朝霞出现在沙漠的东方。那朝霞是橘色的。这时候是九点多，太阳还没有升上沙丘。但是，东方天空里玫瑰色的霞光已经非常瑰丽了。

此时此刻，我多希望你也能够和我一起，看见这壮丽的沙漠日出；我也多希望你能和我一起，在和田河，感受这壮丽的人生。

清晨，苏路路八点多起床，在九点早餐之前跳操。每天如此。

在和田河采气作业区，所有员工每天都会集体跳操。

朝霞里的身影，充满激情与活力。九点二十分，班车准时从生活区出发，运送员工去处理厂上班。

在天气好的时候，苏路路会与几位老师傅一起步行去处理厂。这段路，步行需要十五分钟。

这里的生活宁静、稳定，就像和田河的天然气一样，宁静、稳定，源源不断地

输送给下游。
和田河气田是南疆天然气利民工程的主力气源地之一，每天可生产九十多万方立方米天然气，温暖着南疆各地百姓。你看那和田河处理厂的钢铁骨架，屹立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，在风沙漫漫中已经屹立二十年——

1987年，柯泽输气管道建成并投产，1992年，正式向泽普石油基地管输天然气，“气化南疆”工程由此拉开序幕。
2004年起，在这片号称“死亡之海”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里，深埋了万年的清洁能源进入输气管网，供住和田地区。南疆终于开始结束烧柴、烧煤的时代那烟熏火燎的状况。

2010年7月，作为“气化南疆”工程的延续和拓展，中国石油援疆“一号工程”——南疆天然气利民工程全面开工建设。

2013年7月，南疆天然气利民工程正式投产，串联起阿克苏、克州、喀什、和田等南疆各县市、乡村。
最近十年，塔里木油田更是持续扩大“气化南疆”范围，管网从投产时的2424公里持续向前延展，并在盆地周缘形成环环覆盖，增至4704公里，惠及八百万民众……

而和田河采气作业区，曾荣获过全国“工人先锋号”、集团公司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等多项荣誉。和田河采气作业区还多次超额完成天然气、原油生产计划。

苏路路告诉我很多故事，关于这个采气作业区的。比如，有很多老员工是从和田河作业区建立之初就驻守于此，“元老”级的雷本军，就从三十岁来到和田河工作，一晃，已经二十年过去。

雷师傅的本职岗位是输气，但除此之外，他还要身兼维修工、采气工、司炉工、消防工、巡线工和清洁工。如此多的繁杂工作集于一身，雷师傅从不推脱。

在沙海，最难的就是巡线。按照排班，每周他要巡线一次。常常是早上七点多出发，第二天凌晨三四点才返回。

要知道，沙漠里一天大部分时间都是风沙天。狂风裹挟着沙子呼呼地刮着，沙土像水一样流动，总是很轻易地掩埋测试桩。雷师傅的巡线工作，除了维护检修设备外，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扫沙。

很多次，在一个个荒无人烟的测试桩前，借着手电筒的微弱灯光，雷师傅和两三个巡线工一起，挥动着铁锹铲沙子。

在一次会议上，苏路路听到了雷师傅的事迹，内心充满了崇敬之情。在苏路路看来，一个人一年两年坚持做好一件事，不算难，要十年二十年坚持做好一件事，真是不容易。

尤其是在和田河这样的沙漠深处。“这时候我就想，我怎么会待在这种鬼地方！在青山绿水的城市多好啊！”有时候，同事们也会开开玩笑，但玩笑归玩笑，该干活时却从来都不含糊。

这些老师傅的故事，早已成为和田河的传说，激励着一位位新来的石油人。苏路路有时候觉得，雷师傅他们的故事，也就是自己未来的故事。

有时苏路路也会加班，他会认真地向老师傅们学习。因为是新手，他时常手拿图纸，一条管线、一台台设备研究过来。要是遇上什么不懂的，就找老师傅刨根问底。

和田河采气作业区实在过于遥远，出去一趟不容易。很多员工都是远离年迈的父母，远离年幼的儿女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坚守在这荒凉沙漠的沙漠里。

苏路路也听说了，还有前辈们主动申请来到和田河作业区沙漠腹地的。有的女职工也和男同志一样，十几年如一日，在沙漠里摸爬滚打。

他们就像是大漠里屹立的胡杨。他们就是榜样啊。苏路路这样想。

尽管驻守在这沙漠深处很孤独，很艰辛，但是一想到，这里的天然气会一直输送到千家万户，跟他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，苏路路也觉得所有的孤独和辛苦都值得了。

他常常会想起在塔指基地，当初入职培训时每天都要看到的一句话：现在，那句话也已经成为他的座右铭，深深地镌刻在他的心里——

“只有荒凉的沙漠，没有荒凉的人生。”

一个年轻人，如果有机会能在和田河这样的地方工作和生活过，那一定是他一辈子里最重要的收获。

苏路路想，其实人生无非就是一场修炼。越偏远的地方，越可能做出成绩，从而实现人生的价值。

是啊，慢慢来，不要紧，路还长着呢！